



第十二届

新概念获奖者作文范本

Editor · Shui Ge | 主编 · 水格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我是长大了，但是与会
照顾别人无关。再幼稚的人，
遇见自己的心爱，也会拼命保护，
所谓安全感，只是对得到安全感的人
来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荒芜淡漠，
受着哀伤，我的稀薄，只是觉得手指
上盈满的能量，只有退回体内，
那是无尽的尴尬。

——金国栋

一次又一次地，梦到自己
以前的学校，还有横卧在江北的，
这座城市。触摸不到的梦境，自己一个
人，在那所倾注了太多记忆的校园里行走。
茂密的法国梧桐投射下盛大的阴影，细碎的阳光
透过枝叶的间隙洒下来，满地斑驳。穿越空
寂无人的球场和停车场，校园北面的玉兰花悠
悠地绽开，却只有我一个人。总是有这种
感觉。自己一个人，被世界遗落在了
某个时光的角落里。

——张 晓

第一次从甲板上眺望到重
庆隐约的轮廓，我就像飞机失事中的
幸存者发现了小岛一样，看见了生存
的希望，但心中也难免布满许多阴云——
我会适应那里的生活吗？我怎么才能在那里
生存下去？要面对这一问题的，不止我一
个，还有千千万万重庆人。他们像我一
样，都怀着复杂情感眺望重庆，衍生
出了属于重庆的共同情绪。

——王唯州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作文

ISBN 978-7-5313-3674-7



9 787531 336747 >

定价：24.00 元



第十二届

主编·水格

新概念获奖者作文范本

Twelfth.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水 格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90 后的文字力量: 第十二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范本
/ 水格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13-3674-7

I. ①9… II. ①水…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4375 号

90 后的文字力量: 第十二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范本

责任编辑 邓 楠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封面设计 午茗工作室
版式设计 马 静
幅面尺寸 168mm×235mm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5
插 页 1
印 数 1—10 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674-7

定价: 24.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11-39511122



作者简介

陈虹羽

四川姑娘。曾获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萌芽》《青年文学》人气作者，在“盛开”书系、“飞扬”书系等发表作品多篇。现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

丁楷铨

1990年5月生于北京。2007年在“惊奇”发表第一篇小说《谁要逃跑》，2008年上半年陆续发表《野兽》《我们在童年干什么》《少年宫》《悲痛之都》《城市》。其作品均见刊于《萌芽》惊奇组栏目。

辜好洁

女。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国少年作家杯征文大赛等数十项全国性奖项。《语文导刊》等报刊专栏作者。《美文》《中学生》《小溪流》《创新作文》等杂志先后进行个人专题推荐。在《萌芽》《中学生博览》《课堂内外》《花刊》《少男少女》《少年作家》等杂志发表文章几十万字，并入选“盛开”书系、“90季”书系等。

金国栋

昵称果冻，笔名唐木。就读于上戏。浙江台州人。在《萌芽》《南风》《小说绘》《悦读纪》等杂志发表文章。与新概念大赛颇有缘，三入宫，曾被《萌芽》官网评为新概念之星。平时逛街，踢球。朋友们多称骚。

马盼盼

笔名天涯蝴蝶浪子，河南宝丰人。《萌芽》杂志人气作者，《摩客》杂志专栏作者。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九、第十二届获奖者。《花火大明星》纸上选秀二十强。长篇小说《谁的青春伴我同行》《乱世》即将上市。短篇文章见《萌芽》《南风》《美文》《摩客》《蔓延》《紫色》《花火大明星》等杂志。

任其乐

1991年12月生，甘肃人。曾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作品多发表于《萌芽》、“90季”书系等。

王唯州

男，1991年10月出生出生于重庆市，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重庆市外国语学校）高中2010级8班，中国当代青少年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少年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2009年8月出版小说集《形象》。十一岁开始发表文章，曾在《今日教育》《课堂内外》《新作文》《当代青少年作家》发表过作品，获重庆市第三届中学生作文大赛高中组三等奖、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高中组二等奖。

王永强

笔名封尘，1992年生，双鱼座男生，曾获一些文学类小奖，在《萌芽·新概念作文版》《作文与考试》等杂志发表多篇小说及散文。2009年在“创新作文”网站发表文章仅半年就有十余万人次浏览，广受好评。文风不定，喜欢我手写我心的真实，时而唯美青春，时而愤世嫉俗。爱好羽毛球和五子棋。现在正苦战高三。

徐 衍

产于7月22号的“泛90后”，南方人，正在文学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即将完成长篇处女作《小米村断代史》，信奉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们。在《青年文学》《散文诗》等发表作品多篇，并被广泛收入各种青春文学书系。曾获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现就读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谢 添

男。1991年某月21号生于南方一个名为高州的小城，每天面临交通问题、个人情感问题，还有睡眠问题。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只是有时候你觉得，有时候你不觉得。曾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邢颖

笔名珞汐子。1990年12月生于一个北方小城。火烈纯净相交融的射手座。相信宿命和轮回，喜欢自我地将文字里添上某种神秘的味道。希望用温暖而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揭露并探视各种女性灵魂深处的孤独、阴暗、敏锐、尖利、美好。感激文学给自己带来的救赎与光芒。作品多见于《青春豆·故事》《飞扬》《城事》。曾在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

杨鑫

1992年出生。笔名田埂。现就读于江苏省东台中学理科强化班。幼年接受专业体育训练，是市优秀运动员。爱好街舞。喜欢蜡笔小新。高一时开始写一些小诗。曾获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一等奖及冰心文学大赛金奖。

张晓

出生于90年代，6月6日的双子座男生。性格始终游走在浮躁与沉郁的边缘，受双子星的牵引，极具两面性。喜欢安静，可是自己很聒噪；喜欢明媚，可是害怕阳光。想要有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追随自己热爱的文字，有吃不完的冰淇淋和善良的朋友，可以站在没有人的街道上仰望城市中迷醉的红色夜空，任泪流满面。曾获第十、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辛晓阳

生于1993年，河南新乡人。现就读于新乡市第一中学。热爱文学，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文章少以见诸报刊。

目 录



001 · 给你讲童话·····	陈虹羽
007 · 日光沉沦·····	陈虹羽
028 · 病人·····	丁楷铤
042 · 葵花泪·····	辜好洁
056 · 年华无效，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	辜好洁
067 · 禅是一只猫·····	金国栋
083 · 把慕尼黑系在鞋带上·····	金国栋
093 · 无双·····	马盼盼
104 · 逆爱成伤·····	马盼盼
112 · 杂种·····	任其乐
117 · 只是悲剧而已·····	任其乐
122 · 逃·····	任其乐
127 · 伊斯坦布尔与重庆、梅林和我·····	王唯州
136 · 雪·····	王唯州
141 · 等待的稻草人·····	王永强
146 · 此生的温暖·····	王永强
149 · 小晴天·····	王永强
157 · 阴天·····	徐 衍
163 · 姑娘啊姑娘·····	徐 衍
173 · 一元二次选择·····	谢 添
189 · 现实制造·····	谢 添
197 · 有关飞鱼，和冬日的逃离·····	邢 颖
205 · 织女·····	杨 鑫
211 · 行夏·····	张 晓
222 · 碰碰车·····	辛晓阳



给你讲童话

✎ 陈虹羽

H, H, H, 你怎么老不说话。7月中旬的天空忽然冷清了一道缺口,她坐在家想象H的样子。H已离她遥远, H在人群中大声说笑成了一个太阳。她说H, 我再也找不到你了。H, 你要的不是那些, 你干吗不回来。H, 你从来就害怕繁华, 你怎么去了那里。一个人的时候别再暗着脸坐在角落里了, 听我给你讲童话。

从前有一朵花, 她爱上了太阳。她每天都抬头注视太阳, 即使眼睛被灼痛。爱情是一种毒, 会蔓延的毒。很快, 那片花地里的花都爱上了她们头顶的太阳。

那是大平原无边无际的花地, 花们本来只看得见和自己一样卑微的花朵。而就在那不经意的仰首间, 她们便被那个金灿灿的太阳捕获了。

H, 她轻轻地喊H。H是个女孩子, 可她有男孩的模样。H压着嗓子说话, 便有了男孩子的声音。她看着H想, H的脸多么干净啊。大家喜欢上了大声说笑的那个H, 可她就喜欢这个H。穿普通的衣服和平底鞋, 眼神迷离, 安静地听她讲童话。

那朵最先爱上太阳的花愤愤不平了。她想, 是我先爱上太阳的, 为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种爱呢? 太阳是我的, 谁也不可以抢走。

她对自己说，你不能像她们一样在太阳升起时齐声欢呼，要不你的爱就变成景仰和崇拜了。你最独特，你要让太阳注意到你的不同。

于是太阳升起别的花欢呼时她保持沉默。她只是高高地把腰挺直，如同一个裙角飞扬的少女热烈地期盼爱人的眼神。可太阳太大了，多情而博爱，太阳把目光送给每朵花。

她看着H，男孩子的H。她说，你这样多好啊，我也要像你当个男孩子。她的目光在H的指尖旋转起来，H笑着说，你？你长得不像男孩子呀。

明亮的目光跌落，停在掌心深处关闭。她掉进H的掌纹里，与目光一起被毁灭。

机会来了。有天花地里来了个女巫。她说：我知道你们喜欢太阳，我可以帮你们到达太阳身边。

花们惊喜地问，要怎么做呢？

女巫说：有一场考验。胜利的九朵花就是能到太阳身边的幸福花。而在考验中输了的花，就是我要的祭品。也就是说，想要去太阳身边的花，得冒死的风险，只有九个幸福的命。

听女巫这么说，那些凑热闹的花就退出了。有九十九朵花愿意试。那朵最先爱上太阳的花看着大家坚定的脸想，或许你们也是奋不顾身的爱者，但我一定要赢。

她说H，你记得吗？那时你还有女孩子的模样。你在等待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送给你他红宝石的眼珠，但你还没等到就丢失在暴雨倾盆的夏夜。

H青梅竹马的小男朋友在H十岁的某个夏日夜晚一脚踏在暴雨中掉落的高压电线上灰飞烟灭了，H找不到了她的小男朋友。于是H换上小男朋友的衣服，剪成小男朋友的发型。H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你呀。

晦涩的回忆像烛光一样跳动着扭身子的舞，她看见H的脸暗了下去。她吓坏了，赶紧大声说：

“H，唱歌好吗？”

“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一首在春天的大街上响遍了的歌，此刻唱着，她却感到温暖得不得了。

女巫对九十九朵花说：你们要去太阳身边，你们可知道太阳有多滚烫吗。我给你们用根走路的魔法，你们走到这个大平原的尽头去，那里有座火焰山。火焰山的山顶有通往太阳身边的天梯，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抵达山顶。在爬山时你们在心底默念对太阳的爱，火焰就会让出道路。谁的爱不够虔诚，就会被涌上来的火焰吞噬。另外，我说过，只有九朵花能到达太阳，你们得比谁快。当有九朵花到达山顶时火焰山就会消失，在半山腰的花们会摔到山底，粉身碎骨，同样成为我炼药的祭品。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开始吧。

H的眉毛动了一下，就不可抑制地想起了那个夏夜。我就是你呀我就是你呀！是的，H就是他。

所以，即使一个人的时候又孤单又难过，也要在人群中那么浮华地鲜亮起来。不过H，你愿意在她面前当你自己，她就已经好高兴。

她仰着头看H沉在灯光之中的脸，H的眼光忽明忽灭翩翩起舞，穿过凋零的空气穿过时光的记忆，H看见自己的小男朋友。你看你看，我已经是你了。

H，别想那些了，听我继续给你讲童话。

那朵花拼命向大平原尽头奔跑，她终于看见了火焰山。比想象中更热烈，一整座山都在燃烧。她闭上眼睛想：太阳太阳我终于就要见到你了，你等我。她睁开眼，看见火焰让开一条路，她踏上去。

她身边不停有同伴的路消失，火焰湮没她们。可她一点也不害怕，她仰

头看见太阳正在高空等待。她的脸被灼得滚烫滚烫，她想我的脸有太阳的颜色了没有呢。红色的脸。

H，你怎么了。H低头微笑，凌乱的头发骄傲地挺立。H突然抬起头说：我是个男孩子。你看见了吗？我是个男孩子。

她忘记自己究竟想表达什么了。她不是来给H讲童话的吗。H，我看见了，你是个男孩子，你是另一个男孩子，你是把悲伤埋进了骨髓的男孩子。可你怎么掉进了太阳剧烈的光芒里，你不觉得晃眼吗？在人群中不分昼夜地狂热你不觉得寂寞吗？你在唱歌，可你依旧难过。

那朵花站在火焰山顶峰时几乎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看见脚下凶猛的火，看见摇摇欲坠的天梯。我是第几个呢？她想。她沿着天梯攀登向她爱的太阳。

你们知道吗，她到了太阳身边。她才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啊，多么好。她听见女巫的声音：你看你的脸已经红得和太阳一模一样了，你如此滚烫。要记得感恩哪。

是的，我很感谢你。我的身子你拿去吧，我就剩下这张和太阳相同的脸就够了。

她飞快地，飞快地抛弃了她受尽磨难的身躯，她变得就像一个太阳。她飘向太阳，光辉灼伤了她的理智，她痴狂了。

H有点迷惑地抬起头，问她：你相信这个童话吗？真的可以为太阳奋不顾身地追捧？

会的会的，你看我不正在给你讲童话吗？她感到一股撕咬自己的火，她多么渴望被这股火一直撕咬啊。但这股火只是从她身边掠过就在远方静置了。H的火的目光。

她叹了口气，原来太阳终究是太阳，遥远，高不可攀。为什么她和H都追逐着另一个太阳，而忽略掉自己已经有的太阳呢？

她只是怀念从前的H，她进行着一场小心的拯救。

那朵花就待在太阳身边，可太阳不说话。她心疼地想：太阳太阳，光芒盛在你手心里，而我的爱情却葬在你眼里。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离我多远啊，即使我在你身边也够不着你。

不过她又想，自己来以前不是不曾有过奢望的吗？能在太阳身边还不够吗？

H坐在水泥的花坛上，背后一片繁盛，面容却是恍惚的苍凉。她看着H无助的样子，原来笑容背后都放肆着一颗不为人知的心。她发现自己什么也救不了，只能看着H缓慢埋下的脸一点点难过。可她给H讲的童话呢，童话仍要继续。这不是一个救H的童话，这是一个表明心意的童话。

对着太阳，追逐，陨落。

一朵，两朵……九朵。轰的一声，火焰山和天梯坍塌，那些到达的花们不知所措地注视那些夭折的，或是梦一般降临的幸福。她们簇拥在太阳身后，太阳太阳。即使那是个雕塑般不知倦怠的大热球。

九朵花火一样滚烫的脸，她们和太阳可真像。她们挤在天上就点燃了半个天空。

一朵花尖叫起来：你们快看地上啊，那个男人！

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手中的弓箭恶狠狠地指向太阳。

完啦完啦，他疯了，他想射我们的太阳！

H，你知道吗？我绝不允许有人伤害你。你是我亲爱的H，你的眼睛如此深刻。你负担着另一个男孩子的生命，因此就不可以落泪，不可以不勇敢。你总是当自己不存在，帮他笑就可以了。我怎么允许你再被伤害呢？H，H，H。

男人松手，一支锋利的银光闪闪的箭奔来。花们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她们知道要去为太阳挡住伤害他的箭。

那朵花的脸破碎了，很痛。就是最开始那朵花。她的身体带着箭呼啦啦地坠下去，止都止不住。她很高兴，她是为太阳死的。她落在男人身旁，她奄奄一息地问男人：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射我们的太阳？

我叫后羿。十日并出，大地干涸，只能留下一个太阳。

那朵花望向天空，大家把太阳挡住了，她看不见太阳。不过她放心地笑了。他射不到我们的太阳啦。

H，你说后羿怎么知道另外九个“太阳”只是些痴迷的花呢？爱本无罪，她们却因此而死。

H摊开掌心，上面有光芒。是谁的目光复活，在温暖H的手。

所有的花又落在了大地上，太阳仍在够不着的高空。她们看见那个叫后羿的男人收好弓离去。太阳没有死。她们笑着闭上眼，做一个不会结束的长梦。

阳光正温暖着每具尸体。



日光沉沦

◎ 陈虹羽

他奔跑过村间曲折的路径，仿佛不知道疲惫。直到黎明泛着迷人的红色从山的尽头浮起。他看了看不远处的瓦房，炊烟袅袅上升。他抹了把头上的汗，再次撒开步子，跑向那个记忆中的破旧瓦房。初夏，微风像蛇一样缠绕在山村的树上。

瓦房中的女人不过四十来岁，她神色凄迷空洞，衰老爬上了她的身体。少年站在门口，默然地唤了声：娘。

女人抹了抹眼睛，抬起头，脸上被烟熏出一块块的黑色。阳光刚好照在她脸上，少年看见她浑浊的双眼也闪着光。女人欣慰地笑了，盛好粥，端出一盘凉拌萝卜丝，招呼少年坐下。少年捧起粥，一仰头。女人看见粥随着他喉结有节奏地上下翻动而滑下。少年并没有去夹凉拌萝卜丝和粥吃。他一口气喝光了粥，然后用筷子夹了一大筷子凉拌萝卜丝放进嘴里。他提上书包，又撒开步子跑出家门了。女人在后边喊：路上小心些，晚上早点回来。少年朝后挥挥手，继续向前跑着。

他要跑十多里路去念书。不过他并未把奔跑视为一种负担。在他看来，奔跑永远是令人激动的。在这样一个过程里，他什么都不用想，不用想日渐佝偻的母亲，不用想破旧的屋子，不用想早上吃的粥和凉拌萝卜丝。他只是

飞快地交替移动步伐，奔跑着，就好像要飞起来。

他又一次赶在预备铃停止的前一秒踏进了教室。村里的初中，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他读的初三。学校一共两个老师和一个校长，理科一个老师，文科一个老师，体育课就由班长带着大家活动。老师告诉他们要好好学习，拿到初中毕业证。至于拿到初中毕业证后又干什么，他并不清楚。在他经常做的一个梦里，他感到自己跑着跑着就浮起来，他在空中飞翔着，穿越了村庄。在梦里，村庄以外的世界都是县城的模样，县城是他对于村庄以外的世界唯一的感知。从出生到现在，父亲带他去过一两次县城。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用厚实的手掌牵着幼年的自己，赶黎明的那班车去县城，在县城充满恶臭的农贸市场里，用一大担子的蔬菜从小贩手中换取几张钞票。

父亲是少年五岁时过世的。那天他又要去县城卖一担米。少年抓着父亲的衣角不放，十分想去县城。父亲说：米可不比蔬菜，沉着呢。我担着米，哪里还有心思来照顾你？

少年很懂事，松了抓住父亲衣角的手。可是少年用央求的眼光看着父亲，看得父亲心中一颤。

父亲说：你好好待家里。等爸从县城给你带糖人儿回来。

少年曾无数次憧憬过把糖人儿举在手里的欢乐。每次去县城，他都在卖糖人儿的老人面前踟蹰良久。听父亲这么说，少年眼中闪现出神采奕奕的光辉。父亲弯下腰挑起担子，摇摇晃晃地消失在街道拐角。

夕阳极不情愿地隐匿在人们视线以下。黄昏最后一丝光线夭折在黑暗中。五岁的少年等待了一整天糖人儿，他不耐烦地问母亲：爹怎么还不回来？

女人心里并没有底。记忆中，男人从未没有缘由地晚归过。一开始女人还让少年再等等，后来她越来越感到闷热和烦躁。在少年的追问下，她一巴掌扇在少年脸上，恶狠狠地说：别吵了，睡觉去！少年哇的一声哭了，在床上委屈地抽噎。然后哭累了，落入睡眠。

他在半夜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可能是半睡半醒时的梦魇，他感到母亲的目光在虚无缥缈中缓慢下沉，突然猛地一怔，目光遁入谷底。他睁开

惺忪的睡眠，看见母亲呆呆地站在门口，村里的二叔站在门外，定格成一出皮影戏。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母亲背后，听见二叔说：嫂子，你去看看吧。尸体已经被抬到村口了。

少年一眼看见了尸体手中紧握的糖人儿。可他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父亲。他只看见暗红色的血液凝结成痂，白布下衣服露出一角失去了原本的颜色。母亲沉默地坐在尸体旁边，大地的潮气伴随着灵魂的歌唱磅礴地蒸腾。

少年蹲下来，想把糖人儿从尸体手中抽出。糖人儿被尸体紧紧拽在手中，少年的努力失败了。他不停搬弄着尸体的手，想把僵硬的手指掰开。人群搀扶着母亲走了。母亲默默地流泪，任人摆布。少年听不见母亲的哭闹，但是听见母亲的泪水哗啦啦地流淌成一条河。他掰不开父亲的手。

二叔走过来轻而易举地抱起他。二叔在他耳边说：乖，走，咱们回家了。

少年开始哇哇地放声大哭，他捶打着二叔的肩，抽噎着说：我的糖人儿，放下我，我的糖人儿！

二叔没有听清他在喊什么。二叔说：别闹了，听话，不要哭。你爹再也不会回来了，回家好好睡觉。

少年的脸贴着二叔油腻的头发，他有些恶心地努力把身体往外移。可是他被二叔紧紧抱着，动弹不得。他从二叔的肩上望过去，看见那个在夜色和血液的渲染中失去了色彩的糖人儿在尸体手中成为一个小点。

对于少年来说，这只是失去糖人儿的悲痛。令他费解的是从此以后，父亲也消失了。彻底地消失无踪。

后来他明白，死亡是穿越世界的远行。

二叔从那以后常来看母亲。一开始每次都彬彬有礼地敲门，随着次数的频繁，连敲门的动作也被省去。他直接推门而入，然后准确地溜进母亲所在的房间。

少年看见母亲苍白的脸红润起来。自父亲死后她那长久呆滞的眼神也慢慢融化，滴出一道道难以名状的闪烁。后来当少年到城里上高中，注视着那抹猩红时，他猛然想起母亲此刻的目光闪烁。他才知道，这美妙的目光，昭